

两位“婷婷”的趣事儿

□ 张红

“婷婷——”
“到!”
“哎——来啦!”
在清水派出所,经常出现这一幕——每当有人喊一声“婷婷”,会有两名警花同时答应。
一位周婷婷,一位方婷婷,两位名字相同,年龄相仿的85后警花虽然不在同一间办公室,且一个是社区民警,一个是内勤民警,但她们都在一层楼办公。平时工作期间,同事们喜欢直呼其名,因此增添了不少趣事儿。

周婷婷先到清水派出所。年长的同事亲切地叫她“婷婷”,年轻的则叫她“婷婷姐”。半年后,方婷婷也调到这个派出所。一开始大家也叫她“婷婷”“婷婷姐”,可不久尴尬就出现了——

“婷婷,报告材料写好了吧,拿来。”那天一大早,教导员在走廊里喊了一嗓子,打算让方婷婷拿一份财物材料给自己去分局汇报。

“哎,来了!”周婷婷听到教导员呼唤,赶紧拿着前一天教导员安排她写的“网上警民议事厅社区工作情况汇报”材料跑到教导员办公室。

周婷婷前脚刚进教导员办公室,方婷婷也紧随其后:“教导员,材料来了!”两人都把材料放在教导员面前。

教导员着急要去分局,根本无视周婷婷那份报告,直接往旁边一推。拿起方婷婷那份材料看了看,在几处标上记号,然后装进包里,一边匆匆向外走,一边对方婷婷叮嘱:“以后报告写仔细一点,最好提前给我看看……”

两位婷婷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哪儿不对了?
后来,为了避免叫混,大伙儿叫她们“小周”“小方”。但派出所所有其他女民警姓周、姓方,仍然经常叫错。

得,那就叫全名呗。可有趣的一幕还是会出现。
一天下午,一位阿姨来到派出所值班室,指名要找“婷婷”。

“您找哪位婷婷?”民警问道。
“当然找我女儿婷婷啊。”阿姨有点奇怪地回道。
就在这时,方婷婷从值班室门口路过。因为阿姨背着大门,没有看到,而民警看到了,立马喊着:“方婷婷,你妈妈来了!”

方婷婷急忙转身,一边念叨“妈,您怎么来了?”一边跑进值班室。
也许是声音不对,虽然阿姨听到有人喊自己“妈”却没有答应。等她转过身与方婷婷四目相对,两人都怔住了。方婷婷立马明白了,笑着说:“您是周婷婷的妈妈吧!”

“是哦,怎么,你也叫婷婷啊?”阿姨也反应过来。
顿时,值班室笑声一片。

派出所内勤工作事无巨细,上传下达文件、撰写文书简报、管理文档数据、统计上报表格、做好后勤保障……社区工作同样千头万绪,走访调查、化解纠纷、场所检查、治安宣传……这些工作常常让人忙得不可开交,也别说,两位婷婷责任心都非常强,关系也特别好。她们虽然各自有分工,但工作中两人互相协调,配合默契,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同事称赞。

教导员提起两位婷婷更是赞不绝口:“两个女民警都不错,就是名字一样,单叫名字容易混淆。如果就叫周婷、方婷,就简单多了。”

“那不行,名字是父母起的……”两位婷婷咯咯笑个不停。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

声像俱美苏峰山

□ 黄喜祖

前来东山岛旅游的人们信誓旦旦曰:苏峰山,是必须去的闽南名山之一,不去那就等于不曾游览东山岛。苏峰山,不仅是东山岛唯一的“擎天”之巅峰,更是一处苍翠欲滴、自然景观满满与百鸟汇集、歌喉婉转之地。那是声像俱全的苏峰山。

雄踞于东山岛东南方向海边的苏峰山,是东山岛最高山峰,方圆10余公里,是全县的旅游景点之一;鸟瞰其貌,树木森然,满目苍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犹如一块镶嵌在烟波浩渺边上的绿宝石;尤其是那九十九峰,危峰兀立,十八胜景,被古代文人誉之为“比肩小黄山”。

《东山县志》如此载之:“昔江夏侯以此山不减西蜀峨眉山,故名苏峰山。”此“江夏侯”,名曰周德兴,为漳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是明朝开国名将,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江夏侯。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建立沿海卫所,同时建置朝廷官庙——东山关帝庙,因此,江夏侯与东山岛颇有渊源。此山,不仅得江夏侯的点赞,而且明嘉靖五年(1526年)蔡潮到东山“巡海”,对苏峰山也敬重备至,曰:“此山为漳郡第一文峰。”据传,徐霞客曾经拜访过黄道周,这位一生钟情名山大川的“游圣”,对于近在咫尺的苏峰山,应该没有不去造访一番的道理。

如果你沿着苏峰山的登山石阶上行,穿行于这林木森然且墨绿如黛的山行道上,你便就被淹没于绿海之中。一路上,可以观赏山中那些东山岛的历史文化先贤,咏叹“童子拜观音”“猴子观井”“水仙童澳”等一系列惟妙惟肖的自然天成胜景。而那些栖息于密林之中的鸟儿啼鸣,会让你不禁惊叹。隐匿于树林中的鸟儿们,好像正在举办一场《百鸟朝凤》音乐盛会,那些时而高音激越明亮,更有低音中音浑厚宽敞;时而领唱清脆悦耳,时而嘶哑低沉都应俱全;还有独自鸣叫的,显得短促、跳跃,真像那明快且简短的说唱;更有那些“一唱一和”的韵律,连成串的颤音,那声音在树林之间悠扬穿越,仿若天籁。我不禁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除了各种独唱、合唱、二重唱,甚至还有一群或数对鸟儿齐闹与斗嘴,即便是这枝头追逐与争执,也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一路逶迤上行,还可以看见蝴蝶与蜜蜂在花朵间停落与穿梭,幽静与喧闹如此和谐地共存于眼前,得以体悟何谓“灵境山中藏”“处处闻啼鸟”,从身体直至灵魂沉醉其中。

声像俱全苏峰山,自然馈赠蕴宝藏。此情此景,我无不叹喟:山、树、鸟、花与人的和谐相处与亲密无间,不正是我们倡导人与自然和谐,而自然回馈人类的宏大使命吗?

“要想身体好,请来东山岛”那句馈赠游客的话不禁在耳边响起。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阅读是最美的模样

□ 马晓伟

晚上,年幼的儿子骑在沙发扶手上,摇摇晃晃地翻看花花绿绿的绘本图册。年逾古稀的父亲见状,赶紧提醒:“读书没个读书的样子,小心摔下来抹眼泪。”父亲出于安全考虑,说小伙子没有读书的样子。听着这世间最温暖的呵护,我倍感亲切,曾经年少的我,何曾在父母面前正襟危坐“像样”读过书呢?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待多少认识一些字后,便不安分守着课本上的内容,内心深处渴望阅读更多的书籍。要知道,那时在村子里找本书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去找书来读。《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岳飞传》是我的最爱,虽然那时有很多字不认识,可为了赶早知晓故事情节,春天我骑在牛背上,于莺歌燕啼中,乘着浩荡的春风,享受春色与书香带来的惬意;盛夏爬到河边一棵柳树上,悠然坐在树丫上,沐浴着习习凉风,恣意尽情地享受静谧的阅读时光;秋天仰卧在衰草连天的河滩,既看天高云淡,鸿雁南飞,又聆听秋风吹动书页沙沙作响;冬来依偎着“红泥小火炉”,让心灵徜徉于文字的世界,寒冷的冬日暖意融融,春意盎然。

我如此坐个坐样,站个站样的读书,不仅招惹得邻居们匪夷所思,还让老实巴交的父母很是无奈。每次除提醒我注意休息、眼睛别近视了之外,再无多余的话,与邻居谈起,总是说娃还小,等长大懂事了,就知道端正正坐着读书了。这也许是父母对我的一种默许。今天想起来,都倍感父爱母爱的伟大,不仅使我拥有了快乐无忧的童年,还“纵容”我不分姿态地投入色彩斑斓的书香世界。

上初中了,父母以为我读书的样子会有改观,没想到的是,我的样子越来越不好看。那时流行琼瑶的小说,班上只要有哪个同学有琼瑶的作品,大伙肯定争先恐后借阅。好奇心驱使,我也向同学借了《烟雨濛濛》,同学说借书的太多了,只允我一晚上时间。来不及多想,接过书迫不及待地往家跑。当我借着昏黄的油灯,打开略显破旧的书开始阅读,瞬间被依萍悲苦命运所牵扯,欲罢不能飞速阅读起来。

次日清晨,我满脸油灰出现在父母面前,他们被我的样子吓住了,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父亲得知我是为看琼瑶小说彻夜未眠,并没有责备,只是关切地提醒:“读这书没啥营养,整夜不睡,伤身体不说,还影响学习。”我知道父亲对我读这类书是不赞成的,可是,花季少年的心是那么憧憬向往着美好的爱情,诱惑难抵啊。

初中毕业后,我走进军营,仍不辍读书。由于部队训练任务重,白天鲜有个人支配时间,当战士那些年,我经常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读”。《创业史》《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在这期间没个读书的样子阅读完的。破格转干后,特别是进了机关,我就在晚上挑灯夜读。看累了,就干脆把一大摞子书抱上床,躺在床上看,困了,就睡在书上,常常是枕书而眠。而这种习惯,我经年未改。

转业到地方工作这几年,无论是在地铁站、火车上,还是图书馆、路边书摊,我目睹了不同的读书“表情”,可我觉得他们阅读的样子是最优雅,最美的。我庆幸,过去的我,今天的我,读书是有些不像样子,但成长的道路上,享受了阅读的快乐,此生足矣!



梦蝶 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

土

□ 杨金坤

从庄稼到树木花草,都是土里生土里长的,对于生于土、长在土、靠土生活的人,对土都有自己纯粹而深刻的认识和情感。

母亲常说:“人是女娟用泥捏的,生就与土有缘,人怎么能嫌弃土、离开土呢。”在我离开家乡去城市生活时,母亲在她常年劳作的地里捧了一捧土,郑重地放进一块黄布包里,并牢牢地系紧。母亲对我说:“城市里只有钢筋水泥没有土,只有带上这捧土,你才能扎下根。”晚年时,母亲到我居住的城市住院治病,她让我把这捧土放在了她病床的床头上。她说:“离开土心里总空落落的,只有看着土、守着土,心里才踏实。”病重时母亲叮嘱我:“我走以后,你不要伤心,人都是从土里来,再回到土里去,要不怎么说入土为安呢。”

文友阿土每当才思枯竭时,都要回到老家睡土炕,吃吃土菜,

对比从前,我很知足

□ 胡旬

闲时和外地朋友聊天,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总逃不出——你们那是江南水乡吧,到处都是小桥流水吧,推窗就能看见古桥、小河、乌篷船吧?大概没去过一个地方的人,对那里总是充满了或诗意或刻板或片面的想象,比如我脑子里的陕北都是黄土窑洞,新疆都是大漠落日,内蒙古都是草原帐篷和牛羊。

我的家乡柯桥是江南水乡,对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有着一种情怀上的吸引,但到这里旅游几天和长久住在这里,感受是大为不同的。从前的柯桥在生活上有多不方便,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见证。

身为80后的我,小时候将大土灶、煤饼炉当做玩具,觉得生火做饭烧菜很好玩。不管是在柯岩的亲戚家,上市头和柯福新村的外婆老家新家、柯北新村的自己家,只要一说要烧火做饭了,我总是抢着去占领大灶烧火的位置或拿着柴火去点煤饼炉。可对于大人来说,这却是生活

的一种无奈,谁愿意每天忍受着烟熏火烤烧饭做菜,还要时不时上山砍柴或下地收稻草,或者上街买别人的柴火。有了煤饼炉算是稍稍进步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初中毕业后,我走进军营,仍不辍读书。由于部队训练任务重,白天鲜有个人支配时间,当战士那些年,我经常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读”。《创业史》《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在这期间没个读书的样子阅读完的。破格转干后,特别是进了机关,我就在晚上挑灯夜读。看累了,就干脆把一大摞子书抱上床,躺在床上看,困了,就睡在书上,常常是枕书而眠。而这种习惯,我经年未改。

转业到地方工作这几年,无论是在地铁站、火车上,还是图书馆、路边书摊,我目睹了不同的读书“表情”,可我觉得他们阅读的样子是最优雅,最美的。我庆幸,过去的我,今天的我,读书是有些不像样子,但成长的道路上,享受了阅读的快乐,此生足矣!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法委) 漫画/高岳

夏日扉页

□ 蒋志华

从蜡梅花,杏花、桃花
读到樱花,杜鹃花、石榴花
读完了冬,也读尽了春
忽夏日,穿着短衣短裤来了
像读一篇简短的卷首语
放在扉页
我准备了一张纸
画云画雾画风画雨
画花朵香消玉殒
画阳光蓝天画夏日的鸟
也画一些美好的事物
留白处
有我手签的字
尽管一笔可成,行云流水
但怎么看,怎么读
就像我,走过来的一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司法局)

听听乡音,回到城市以后才能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他说:“从小土里滚,土里爬,沾了一身土气的孩子,不能离开土,只有躺在厚土上,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听一听泥土的脉动,才能打通灵感的奇经八脉。”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中国古代就有奉土祭土的礼俗。“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古人为报答土地之恩赐,在每块地里堆起一个土堆,以示土神所在。祭祀土地的日子就是“春社”“秋社”,通称“社日”。《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底下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天子的辖地。因此“社稷”一词通常作为国家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晋公子重耳,逃难途中途经五鹿,向乡下人讨饭吃,乡下人给他土块。重耳大怒,想要用鞭子打那个人。狐偃劝他说:“这是上天赏赐的土地呀!”重耳于是磕头致谢,收下土块,装在车上。

这些年,总有人说我土,土里土气的模样,土里土气的言行,土里土气地做事,其实,土又有什么不好,无论黄的,红的还是黑的,都是最真实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些,但生火的时候依旧浓烟熏人,一整天又不能出门远行,要时不时看着火,注意更换新煤饼,还有有毒的难闻的气体萦绕。

看看现在的厨房,下了班回家插上电,点上火,立马就能烧煮东西,管道天然气、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炖锅样样都是好帮手,我也有幸成为了一个用过土灶、煤饼炉、罐装煤气、管道天然气、电磁炉……一步步变迁而来的亲历者、见证者。

说了火,再说说生活中还离不开的另一样重要东西,水。我读幼儿园大班以前,柯桥自来水的普及率并不高,人们喝的,洗的,用的依旧是大河、小河、湖泊、池塘、水井里的水。为了确保相互之间不影响,许多人家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河边挑水,回来倒满水缸,这时候河水还没被人用过,没有搅浑。在水缸里澄一澄,更讲究的放些明矾,就成了一家人一天的生活饮水与用水。等到镇上的居民都醒了,各个河埠头就热闹了,有的在洗炭孟和马桶,有的在洗衣服、淘米,有的在捉鱼虾虾摸螺蛳,有的在放鸭子和白鹅。夏天的时候还有不少人会在河里游泳与洗澡。没有自来水的那些漫长久远的年月,一代又一代的柯桥人就是这么靠着干净的或不干净的河水、湖水、井水活过来的。

有一次在饭桌上跟我爸妈聊天,我才知道原来早年间那些黑瓦白墙、青石铺地的老台门、老弄堂,老房子都是没有下水道和污水管的,那么试想喝剩下的汤,水盆里洗澡后的水,杀鸡宰鸭后的脏水等,都倒到哪里去?倒在弄堂或台门里会污染环境,倒到大街上又没有统一处理的地方,我爸妈说那会儿都是从家里千里迢迢地搬到铁路边上或者哪个田畈旁,菜地边或河里倒掉的,唉,那些个年月,取水不容易,倒水也不方便。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漫画/高岳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又是一个艳阳照

□ 陈德亮

“清早听到公鸡叫,推开窗户迎接晨曦到,花香鸟语春光好,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清早一起,我便习惯性地推开了窗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这首新儿歌: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

妻子一旁笑话:“难道天天都是‘艳阳照’?”
妻子算是说对了,因在我看来,天天真的就是艳阳照。
每当早起推开窗户时,一股清爽的新鲜空气便扑鼻而来,好舒心呀!想着清晨的阳光就要来了,“花香鸟语春光好”的美景就要呈现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怎能不让人为之振奋,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当人们大都还在享受着被窝的舒服时,我们的执行干警早已踏上征程,他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哪怕是刮风下雨的恶劣气候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因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尊严,即使再恶劣的天气也照样是个“艳阳照”。

有道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啊!早晨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能给大地带来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象。早晨的景色尤其美丽,空气最鲜,记忆力最强,一天的计划就要在这早晨安排了,怎能不让人由衷欢喜,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正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早起活动身体好,身体壮年寿高,奉劝大家要起早,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是的,每天早起又是人们健身活动的绝佳机会:或习武打拳,或跳绳踢毽,或跑步散步,或打球击剑。看到人们为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而自觉、愉快地锻炼身体,怎能不让人喜上眉梢,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早起隔窗相望,看到了匆忙上班的人群,看到了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到了外出拼搏的打工者,看到了环卫工辛勤劳动的模样。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建设添砖添瓦,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怎能不让人由衷敬佩,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那天清早起来,一夜未停的小雨还在伴着风儿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当我推开窗子,习惯性地唱完第一句时,妻子便一旁打趣道:“怎么?今天刮风下雨了还是一个‘艳阳照’?”我对妻子微微一笑:“那当然了。适时的小雨,既净化了空气,又滋润了庄稼,还给花草树木洗了脸,多好呀!人,只要心理健康了,心在阳光了,即使再下雨、下雪,不依然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吗?”妻子点头,笑而不语。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故乡

□ 孙培用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坐下来,凝视着一棵小草,默念一声乳名,想想故乡坨子村,我就听见你了,我就听见你那恍如隔世的声音,那温暖灵魂的模样,那熟悉的叫人心碎的情感……

一天中,第一个声音来自不知谁家的院子忽然响起的一声嘹亮鸡啼。接着,晨雾弥漫的小村,东家西家,这里那里,远处近处,声声鸡鸣不已。鸡鸣比闹钟更准时。小村的乡亲们不会赖在被窝里。有灵性的司时者,叫你直到爬出被窝。

牛和马从家家户户的圈栏里放出来,在村道上汇成浩浩荡荡的一队。肥壮的马,健硕的牛,在乡村的大地上,拉着爬犁在田里平地,拉来种子,拉来粮食,拉着我去赶集,拉来张家和李家的新娘。

太阳下面的小村,每处,都有生命的律动。
田地就散布在村前屋后。男人们一手扶犁,一手扬鞭。也许是为了减轻人的劳苦,也许是为了减轻牛儿的劳苦,平日楞怔鼓眼的男人,这时候却细声细气地哼起了悠扬的小调,“呦嗨呦,南坡一朵红花开,开了却无人采,呦嗨呦……”这饱含着湿漉漉泥土气味的歌,在田野里荡气回肠,在天地间久久回响。在这悠长的吟唱之中,唐宋元明清多少代过去了,一茬茬的稻穗青青,一茬茬的稻穗金黄。

每个人都和脚下这块土地紧密相连,大人们在土地上耕耘播种,孩子们就在亲近泥土。那是上天给予孩子的一种怎么都玩不坏、到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变玩具。玩泥巴的花样可多啦,可以团泥丸,泥丸可以有大的小的,随自己的心意,团出来几个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捏泥条。有了这些,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造出各种小动物了,小鸭子,小鸟,小狗,或者小兔子,很多。小伙伴们比赛着,看谁做得好看,谁做得逼真,大家互相欣赏,往往一起玩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更是不会注意自己身上的土和泥,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或许泥巴还互相往脸上抹,看谁的脸更花。

“哗啦……哗啦……”打稻场上,男人们开动机器,女人们扶着稻谷。轰隆隆的吨吨声,一把把稻草滤过,金黄的稻粒飞溅,小村的日子,被乡亲们收拾得灿烂辉煌。

劳人回家,牛羊归圈。小小的村里又迎来了黑夜之前的喧哗。村街上孩童们的笑声,嬉戏声,院子里人们的说笑,夫妻窗前的耳语,邻里檐下的招呼,唤儿回家……当这一切温馨的声响都渐渐沉寂下去的时候,夜色深处就传来村边小河那长年不息的水声。

小屋后有一棵大树,住着许多叫不上名的虫儿、鸟儿,当然还有贪玩的我,秋日黄昏的树影下,斑斑驳驳洒下许多顽童与小虫、小鸟的对话和简单但美丽的故事。

三十几年后,我有机会回到故乡。水田的面积不断扩展,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在稻田里养殖河蟹。错落有致,阡陌纵横的水田,仍然是乡村的生存之本,不过多了河蟹,乡亲们日子越来越红火。细细打量这片土地:水田围着乡邻的房屋;井房已经被弃用,家家喝上了自来水;柴草垛已经搬到了家家户户的院内;家家户户一式、高耸的大门墙,墙上画着美丽的图画;只是没有三五个孩子来迎接一位新入村的“外地人”,围在我身边跑前跑后,告诉我要去的人家的位置……除了野地里我认识的颜色更翠绿的水稻,连乡亲们的劳作大多也被机械代替了,我熟悉的一切已经远去。这时我突然明白:那里一直在变,只是我不曾上心,以为它会在原地等我。

坨子,如行走在民间的扁鹊,华佗,李时珍,用辽阔的土地、茂盛的庄稼、淳朴的民情、清澈的流水和婉转的鸣叫,给我煎熬一副思念的药方。

该忘记的,不该忘记的,都似乎如游船远去之后的水痕一样杳然无迹了。然而老屋,故乡,却时常在我最不经意时想起,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又轰然开启。坨子,亲昵地摇着我整个童年少年,安然地睡在永不褪色的记忆深处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